

通鑑紀事本末

四

閉國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
年春漢族淮陰王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
呂后呂氏小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
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
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
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
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為燕王 盧綰與
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聞帝崩遂
亡入匈奴

匈奴和親

漢高祖六年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

三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二

四十一

范仲

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
所愛闕氏生少子頭曼欲立之是時東胡疆而月
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
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
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
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
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
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
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
鳴鏑而射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
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

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人鄰國愛一文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于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

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

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
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二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
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
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
三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
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
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
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
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
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
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

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
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
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
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
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
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
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
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
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
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至上
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嘗已斬

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代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赦爲郃陽侯

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口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

四百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五十

完仲

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婚姻向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叙唯仁義之人爲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

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害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踈矣況魯元已爲趙后又可奪乎

惠帝三年春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爲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媢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遺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高后六年四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文帝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略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衛將軍軍長安右賢王走出塞

六年冬十月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

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
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
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
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
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
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復兵休
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即不欲
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
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
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
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

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
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
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
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
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
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
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
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
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
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
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

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比
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
大單于漢使或訾咲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輒
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以一國之
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
有禮義及親屬益踈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
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佔顧漢所輸
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
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己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
馳蹂而稼穡耳 梁太傅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執
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
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
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
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
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
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
不伸可爲流涕者此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爲邊患
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
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
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
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

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
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兵不
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
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
守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
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
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
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
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
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

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
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
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
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
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
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
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
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
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
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
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

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
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爲小以
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
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
柔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
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
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
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
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
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荅焉錯又上
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
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
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
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
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
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
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
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
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
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六
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
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

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
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
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
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
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
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
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
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
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
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
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
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
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
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
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
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
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
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
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
蓋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
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

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
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
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置噐物焉民
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
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
至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宇安此所以
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
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
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
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
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
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
事役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
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
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
費衣糧不可用也未有材力不得良吏猶立功也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
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
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
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
兵八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

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審侯魏邀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人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後二年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

三年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殺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

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
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
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
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
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
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
者父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
拜周亞夫爲中尉

孝景元年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
和親

三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

五十九

林茂

二年秋與匈奴和親

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中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六年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
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
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
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
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
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
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

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敗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後二年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孝武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不屬爲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之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諸呂之變

高祖十年定陶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䟽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

曰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
后側耳於東廂聽既罷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
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
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
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
也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為御史大夫

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
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晉
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
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今趙高得以詐立
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

四十四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

二十一

錢珮

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
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
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
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
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初上擊布時為
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
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
然少難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
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
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
辰帝崩于長樂宮

五月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

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
赭衣令春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
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
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
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
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
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

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
太后使人持酖飲之犁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
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
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
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為
淫樂不聽政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
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
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
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以
周勃為太尉

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初呂太后命張
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為太子既葬太

高帝元年冬太后臨朝稱制

高帝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嘵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

四百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一

六十二

鍾季

歸乃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為趙隱王謀乃抵堯罪上黨守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為御史大夫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周呂令武侯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國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夏五月丙申封齊

悼惠王子章為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四年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類為臨光侯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六年冬十一月立肅王弟產為呂王

七年春正月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丁丑趙王餓死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為梁王梁王不之國為帝太傅呂頹女為將軍營陵侯劉澤妻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齊人田生為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公卿言太后王之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

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琅邪王 趙王
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王后
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
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
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是時
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
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
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
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
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
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

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
無以爭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
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
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
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
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
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
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
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
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
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

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相
相結呂氏謀益衰 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
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爲趙王
追尊祿父建成侯釋之爲趙昭王

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
封通弟莊爲東平侯 春三月太后被還過軹道
見物如蒼犬擗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
意爲崇太后遂病掖傷 夏四月封中大謁者張
釋爲建陵侯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 秋七月太
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
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

四百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

六六

鍾季

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
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
國以呂祿女爲帝后 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
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
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
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
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
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
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
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勃
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

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少年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遣諸侯王書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

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

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侯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今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況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

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
恐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
陽侯告衛尉毋入却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只祿已
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
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請
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案
虛侯請卒太尉予立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
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莫
莫敢鬪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
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
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

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
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
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等
殺呂頹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焚
濟川王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
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
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夫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
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
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
為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班固贊曰
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

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推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於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此日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即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况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曰

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嘍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口口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大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

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陽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乘張武

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言回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轅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羣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代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大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

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立乃顧摩左右執
戟者培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官者令張釋諭
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
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
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
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
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培
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
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滅梁淮
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
赦天下

二百九十一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

七十一

漢書

文帝元年冬十月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
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
相讓勃十一月辛巳徙平為左丞相太尉勃為
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 諸呂所奪齊楚故
地皆復與之 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
賜金各有差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
目送之郎中安陵表器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
誅之是時丞相為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
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
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南粵稱藩

漢高帝十一年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
王使陸賈即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
為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
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無道天下苦之間陳勝等
作亂天下未知所安也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
此欲興兵絕新道自保以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
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
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為一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
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曰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
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
自守因稍以法誅秦少以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
已破滅佗即擊并桂
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陸
生至尉佗雖結箕倨
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
國人親戚昆弟墳墓
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
帶欲以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
矣且夫秦失其政諸
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
據咸陽項羽倍約自
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
謂至彊然漢王起巴
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
五年之間海內平定
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
聞君三王南越不助
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
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受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
印剖符通使君王宜
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

未集之越屈疆於此越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燕
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
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吾
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
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
陸生曰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
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
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
山海間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
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
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

十四

曰聞所不聞賜陸生金索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
陸生立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
大悅拜買爲大中大夫
高后四年夏五月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
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以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
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
而并王之自爲功也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
去

七年九月遣隆慮侯卬竈將兵擊南越

文帝元年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士卒大

疫兵不能陶領歲餘高后崩即罷兵趙佗因此以
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
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
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
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
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雍蔽樸愚未嘗致
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
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
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
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
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

修治先人冢前曰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
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
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毋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
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
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
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
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
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
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

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夫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
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
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
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
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
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母與牡老夫處僻
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
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
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
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
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
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
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
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曰不視靡曼
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
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
不敢爲帝矣

七國之叛

漢景帝前三年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
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
吳太子殺之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
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心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

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曰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

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
中大夫應高以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
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
曰括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
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
慮見疑無以自白脅有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
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
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吳王自以
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
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
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

天子侵奪諸侯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
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
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
洋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
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
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
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
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
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
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
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

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
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
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
子英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
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
於市遂稱疾卧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
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籒
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
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志道之人胡可與久
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

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
氏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
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休侯富使人諫王王
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
太夫人犇京師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
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
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
尚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
悍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定其郎中
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
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任其西界欲

何具楚得進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下
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
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
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
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
狀鼂錯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
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主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
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戒太
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
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
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復召
實嬰拜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初鼂錯所
更令三十一章諸侯謹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
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
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
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家
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
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
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
予兵靖素與吳相表盜不善錯所居坐盜輒避盜
所居坐錯亦避兩人亦嘗同堂語及錯爲御史大
夫使吏按盜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爲庶人吳

定反錯謂丞史曰素盜多受吳王金錢尋為赦匿
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
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盜不宜言
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盜盜恐夜見實嬰為言早
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盜盜入見
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盜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
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
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虛伺以
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
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
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煮人故相誘以亂
錯曰盜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左右上
屏人獨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
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盜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
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前
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
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
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
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乃
拜盜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
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跡羣臣百
姓又欲以滅三子吳如臣子禮大逆無道請當要

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
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一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
市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謁
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問曰道
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
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言
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
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
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
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帝喟然
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禁兵
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
詔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
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
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太尉亞夫書
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
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
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
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澠院陘之間
且兵事上秘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
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
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

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三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慰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饗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

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陳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竒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柏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

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相將軍計王專并將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寧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吳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爲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三王之圍臨菑

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
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
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
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
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
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
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
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
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
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
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
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
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
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
高侯韓頹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
除其臯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
袒叩頭諸漢軍壁謁曰臣叩奉灑不謹驚駭百姓
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
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
鄰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灑
令侵奪諸侯地印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
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已罷兵歸將

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則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藥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辜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王

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竒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諸侯之兵馭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

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
料之能歷西山徂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
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
晉隨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
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 帝欲
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
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
怨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
乙亥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王
故吳地立宗正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
為中山王

四年 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
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
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
侯將兵救淮南以故得定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
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及
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為貞信勞苦之曰南
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
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

梁孝王驕縱

漢文帝前二年春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
詔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

五年 初帝分代爲二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爲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

六年梁太傅賈誼上疏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二極立經陳紀爲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兵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傳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

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
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
順而全安甚焉不肯蚤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
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
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
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殃阨之變未知所移明
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
大抵疆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功少而景
宗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
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
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
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
沙王欲臣子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
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
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
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
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
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
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卧赤子天
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

治後世誦聖陛下誰憚而久不思此天下之弊方
病大瘡一脛之六幾如要一指之六幾如股平居
不可屈伸一二指痛身慮亡聊笑今不治必為錮
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己病非徒瘡也三言蹶蹶
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
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
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
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蹶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十一年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賈誼復上疏曰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
且人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

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
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為鄰能自守則足矣而
淮陽之比大諸侯庶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六
國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
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
池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
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
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
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
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
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慮

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蹶今陛下力制天下顯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蹶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蹶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曰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工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景帝二年梁孝主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

日九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

九十一

林氏

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每入朝上使侍人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詹事實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

門籍不得朝請梁王以此益驕

中二年 初梁孝王 以至親有功

吳楚攻梁王城守事見七國

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

求為漢嗣乘太子之一勞也太旨意欲以梁王為嗣

嘗因置酒謂帝曰安甲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

舉身曰諾能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

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

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

不復言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

自使梁國士眾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

九十二

為不可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

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

也於是天子意梁遂賊果梁所為上遣田叔呂季

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

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

安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

所乃入見土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

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

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

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

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將何者治天下

終不用私亂公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犯
主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
后曰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
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
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
婦之上由此怨望梁王梁主恐使鄒陽入長安見
皇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
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素盜事即窮竟梁王
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
憂之長君曰為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
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回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
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
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
封之於有庠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
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
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言之帝怒稍解是時太后
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
梁事來還至霸昌殿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
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
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沮不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
梁主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
味對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

太后上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
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
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
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大
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
關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
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帝以田叔爲賢
擢爲魯相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王歸國
意忽忽不樂 夏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聞之哭

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
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
買爲梁王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
王不識爲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
太后乃說爲帝加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
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物稱是

